

【城记】

就是想说 济南话

□黄天骏

我今年二十有七，硕士毕业已有三年了。我在学校，单位一直说普通话。但只要闲谈或是不强求说普通话，我一定选择说家乡的方言——济南话。

我就是想说济南话，可是找谁说去呢？说济南话的人越来越少，说一口正宗济南话的人更少了。当你听到部分90后在非正式场合仍然字正腔圆，便瞬间与之产生了隔膜。那感觉就好像最近十年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在侵蚀你对济南的印象，而你只能去曲水亭、百花洲寻找残存的记忆。

方言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济南话虽不像泉水、山色一样，在远古时代就已成为济南的“不动产”，但它始终是泉城人最突出的身份特征。

“老师儿”源自齐鲁大地尊师重道的传统，是济南话的一大特色。它不分性别、职业，可以称呼青年、中年陌生人。“老师儿”替代了普通话中的大部分敬称，还保留了一份亲切感。

“尔利”在济南话中表示“太+精彩/好/厉害……”一句“尔利”说出口，霸气之余，由衷地表达了说话者内心的叹服。另外，“尔利”一词的发音口形与英语中表达同样含义的“excellent”有几分相似之处。

“赛”“恣”是专属于济南人的愉悦感。高兴、快乐实在是再普通不过的形容词了。说出“赛”“恣”时，如同露齿微笑一般，这是你见到的济南人最灿烂的笑容。

现在很多小孩从小只会讲普通话。我觉得这未必是好事。说标准的普通话固然重要，但方言在他们身上的缺失无疑会影响到地域文化的传承。普通话的推出，是为了达到书同文、车同轨的目的，它的代价绝不是方言的消亡。

说方言并不与讲好普通话对立。生活中的嬉笑怒骂，我和同学都习惯用济南话来表达，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拿到普通话二甲证书。所以，说方言影响说规范的普通话是彻底的无稽之谈。在闲暇生活中讲几句方言拉拉家常，不会有普通话庙堂之高般的拘谨，不会有一丝虚情假意。以我个人经验来讲，我说济南话时是最真实的自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听的人都是觉得可以信赖的人。

说济南话也绝不是矫揉造作、有意为之的，不是在电视台、网络平台上刻意说几句方言的虚假。它最适宜的场合是在路上碰见了自己的老八，问问他干(ge, 读音同“个”)么去(qi, 读音同“弃”)，要是没事，一块路边摊坐下扎一杯，崩个没(mu, 读音同“模”)根。

离我们不远的首都北京是一个聚集五湖四海人群的大熔炉，不仅有说各地方言的，还有说外语的。但是我在地铁、街头、饭馆依然可以听见地道的“京片子”。甭问，一听就知道是皇城根下长起来的“胡同串子”，京腔中带着骄傲和洒脱。我期待济南也能形成这样一种乡音文化，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有了方言作为载体，才能更亲密地接触我们的城市。我始终觉得，你能说两句济南话，比在摩天大楼上打出“我爱济南”实际多了。

投稿邮箱：

qlwbhzb@163.com

【行走】

四门塔随想

□陈忠

我是在午后三点随朋友到达柳埠的，朋友忙他亲戚的事情去了，我如同一个闯入者，来到了神通寺遗址的四门塔，我的脚步是轻的，我不想因为我的出现而惊动了这里空旷的寂静。看到夕阳的光芒，落在四门塔的锥状的屋顶，像镀了一层金辉，我的内心充满静谧。远远地，我看不到石塔檐下的内凹和屋面的优美凹曲，只能听到大理石与大理石缝隙间的微妙呼吸，仿佛是从佛界里传递过来的澄净的禅意，幽深而静远。修行者的背影被夕阳拉得很长，仿佛是影片里的慢镜头，他静穆地走着。在飘满落叶的山涧，那时，萦绕在他心里的，或许就只有佛号或梵声。

他是从红尘回归空寂。

远处，是涌泉、神异井、瀑布、大殿和讲经堂。近处，是朗公手植的千年九顶松。

我记得朋友曾给我讲过：神通寺约建于东晋初，公元351年，开山祖师为朗公。这座古刹是山东佛教的发祥地。原寺以门楼、大雄宝殿、千佛殿、方丈禅堂、法堂为中轴线，左右以伽蓝、达摩配殿及斋廊为翼。

朗公是西域高僧佛图澄(232～348)的弟子，曾受到过前秦苻坚、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等七国君主的礼遇，被奉为神僧，名重一时，是当时中国北方最有名的高僧。据《高僧传》记载，竺僧朗少年出家周游访问求学，后来求道到了长安，最初在关中讲学。公元351年他移居泰山中，在泰山一带从事佛教活动，在当时的统治者支持下，“大起殿宇，连楼累阁”，创建了山东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寺院在北魏、北周时被毁，隋唐重加修建，隋文帝杨坚因为得神通感应，在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将此寺改名

为神通寺，并以此作为母亲的香火院。

据《高僧传》记载，当时朗公所在的山里经常发生老虎伤人的事件，平日常手拿棍棒结伙才敢穿行。等到朗公在此居住以后，山里的老虎们要么逃走，要么潜藏起来，都归服了。这里的山民无论白天行走，还是夜间居住，都不再担心被老虎伤害了。

从此，前来拜见朗公的人络绎不绝。最令人感到神奇的是，朗公能预言每天来到寺院的人数，在他们到来的前一天，他命弟子们准备好饮食，而前来的人必如他所言如期而至，大家都赞叹他有先见之明。

放眼看去，重峦迭嶂，幽谷清泉。四门塔在古松掩映下，更显朴素无华。塔后有著名的九龙柏。附近有千佛崖、祖师林、唐基台等古代佛教遗迹。

那些隋朝的事儿，因为太久远而变得扑朔迷离。修行者的背影，也因渐行渐远，而随着秋之微凉，隐入天边的苍色里。有些颤意的风，将泛黄的树叶，从秦皇始元年的黄昏，一直吹落在这里。

在柳埠这个古镇有很多民间故事，传奇而神秘，我一直不明白，在这个几乎远离喧嚣的偏僻小镇，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被大山藏匿的故事呢？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是很难用想象来补充传奇故事里的丰富细节的。

神通寺遗址的东山上，有座皇姑塔。即使在苍茫的暮色里，它塔身上雕刻的龙虎之形，依然能在人们静穆的视线里显现出皇家的气派。

皇姑塔是座方形密檐式的石塔，约有三米高，原为七级，后来上级和塔刹毁坏。多年前，我曾见到过，皇姑塔的塔身有复莲、伎乐、



▲四门塔墓塔林

►四门塔



街办小厂助我成长

【厂子记忆】

□温故创新

1990年初，刚刚十八岁的我，来到位于天桥区工人新村北村的天桥益民冷饮厂。

这是一个街办福利小厂，坐落于北村密密麻麻的楼群里面。厂子虽小五脏俱全，从生产到储存到销售，产供销一条龙，渴望学习、年轻进取的我如鱼得水，在几个专业师傅的指导下，业务能力与日俱增。

负责车间生产的是一个姓吕的老人，他认真谨慎、固执又谦卑地坚守着冰糕人的职业操守。从配方到配料，从加工到火候，一丝不苟严格按照传统的工艺要求我们。进入冷饮厂我才知道，冰糕之所以吃了不闹肚子，是因为用的原料煮开到沸点，模具是洗了又洗，冰糕棍提前浸泡消毒，冰糕包装袋是紫外线消毒密室储存，操作工人全身白色工作服，必须戴工作帽戴口罩，穿大胶鞋进出必须走消毒池消毒。原料严格按配方煮开凉透后，放到干净的大缸里，在模具里依次放好冰糕棍，开始往各种造型的模具里倒，然后放进车间中间的大制冷池。池子

是盐水池，零下二十多摄氏度不结冰，池子温度越低，冰糕成形得越快。等到冰糕完全冻成形，提出模具往温水里一浸，稍微一用力就把做好的冰糕提出来了。紧接着是流水作业包装、装箱、入库，等待着炎炎烈日被人们抢购一空。

冰糕厂的心脏是机房，产量的高低都要看冷冻机的效率。喜欢摸索钻研的自己，没事就往机房跑。制冷工胡师傅、电工吴师傅，都是出来干第二职业的，他们尽心尽力教授我。工作之余，我们几个其乐融融，醉酒当歌。跟着他们，我不仅掌握了好多专业知识，更重要的学到了为人处世的道理。

小厂有小厂的好处，多专多能，助我练就多面手。从车间工艺，机器操作维修，到简单的电路处理，有时还去客串一把锅炉工。那时候厂里有一部北京130，一早一晚我就缠着司机带我去练车，还别说，从没有摸过车的自己，竟然也学会开车了。

厂子是福利小厂，因为季节性太强，除了十几个肢残的工人，其余的主力人员都是聘任制，正

佛像等精美浮雕，南面有一小拱门，门侧雕有天王像，室内有阿弥陀佛、菩萨、阿难和迦叶等雕像。塔的东侧有开元五年(公元717年)的造像记。

朋友说皇姑塔也叫小唐塔、小龙虎塔，原来不是神通寺的遗物，而是从距此不远的皇姑庵遗址移到此的。

济南的皇姑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三女儿南平公主，因其驸马刘玄意出任齐州(今济南)刺史而移居济南。南平公主是唐高宗的姐姐，也是武则天的大伯姑，是唐中宗、显宗的姑姑，因此，神通寺附近的这座“皇姑庵”很可能与南平公主有关，或是她出资修建，或是后人所为。

显庆年间，南平公主为已逝去的父皇唐太宗祈福，在四门塔千佛崖南端石窟刻造一尊坐佛。佛像雕刻刀法流畅柔和，轮廓清晰，造像的面相圆润，曲眉丰颈，五官秀美，静中含笑，温雅敦厚，保留了魏晋造像的清秀遗风，显得丰腴而安详，俨然一贵妇人气派，是山东地区唐代造像的精品之作。

皇姑为神通寺所做的另一大贡献是和驸马刘玄意及李世民第十三子赵王李福分别为唐太宗雕造的佛像，千佛崖摩崖造像现存有200余尊，这些摩崖造像艺术达到了皇家的水准，时隔千年之后，我们依然能够领略到皇族气派的造像风采。

我感到石刻的佛像也是喜欢清静的。清静的空气，清静的山谷，清静的瓦砾，连通往这座寺庙道路两旁丛生的杂草也是清静的。它们看上去是那么沧桑，那么寂寥，甚至，有的佛像落满了尘埃，但它们是有温度的，是让世人感叹不如的。湮灭在光阴里的晨钟暮鼓之声，是永远无法模拟和复制的，就像信仰和精神，是永远无法用摧毁来破碎和肢解的。

暮色合围，东边的山峰上，隐现出了一轮月亮。目光投向西龙洞方向，隐隐看见朗公在昆仑山的山谷里修道的背影。月光下，那条山路，一直延伸到了泰山西北角的山岩中，那里岩幽壁峭，飞流叠瀑，群峰对峙，柏檀叠秀，其间，有一精舍，是朗公布道讲法的所在地。据《神僧传》记载，朗公和尚说法泰山北岩下，每次听者有千余人。一次，当讲到绝妙之处时，山石竟然被感动得连连点头。听众们看到了，都十分惊讶，纷纷告诉朗公。朗公听了，微微一笑，颌首道：“此山灵也，为我解化，他日涅槃，当理此处。”

那精舍处，就是现如今“域内四绝”“海内四大名刹”之一的灵岩寺前身。

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每到旺季都会招一部分季节工，多则半年，少则三五个月。我们在一起处熟了有感情了，每到了分别的时候，难舍难离。我至今还记得，负责做饭的冬青，性格迥异的爨式姐妹，大大咧咧的月荣……纯真的年代，做梦的年龄，不管相聚短长，都会在心底留下美好的印象。

现在想来，那时的工作态度不可谓不端正，上下齐心，厂长也是锐意改革的少壮派，无奈外地大品牌频频入侵，对本地小厂造成很大压力。苦苦支撑三年后，冷饮厂终于宣告破产。厂子倒闭，我们的心酸和失落自不必说。要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厂三年，找到志同道合的挚爱，自此同甘共苦，相伴一生。

现在厂子的位置，早已开发成了楼盘，唯一没变的是前面的煤店。时光荏苒，诸位师傅身体可好？当年的小伙伴们都过得好吗？在一起的日子是我们最美好的回忆，这份情谊，伴我们继续成长，直到永远。